

# 學言

道德理论践行研究中心月报

二〇二四年一月一日

第四十一期

## 《学言》目录

齐家学：新六艺的精神开展

唐霍《论语》之道：继承与开新

本会通告 .....	1
许志毅：第六讲：相守以信（三） .....	1
陈健恩：霍学《论语》十一：仁是性情，仁是动力（七） .....	3
<b>黎老师说中国人的中国史—甚么是历史？</b> （许志毅） .....	4

### 本会通告：

- 今期开始，开讲「黎老师说」系列，她所讲的历史、家教、唐学及文学，深入人心，直指内在灵魂深处，听者无不动容敬服。第一部所讲的，就是「黎老师说中国人的中国史」。
- 本刊已有网页版，过去内容可参看：<https://hksapientia.org>

## 第六讲：相守以信（三）

许志毅

本文言“相守以信”，从表面的行动来说，就是要做到“讲信用，守承诺”，以行动来落实大家之间的约定，此举是尊重别人与自己人格的表现。现在我们进一步探讨“以行动来落实大家之间的约定”背后之深意。

我们看看有关尾生守约的故事。尾生与一女子相约于桥上见面，他如约到达等候，谁知突然下大雨，尾生躲到桥底，这时又发大水，他为了“守约”，故寸步不离桥底，最终溺毙。到底尾生是否真的十分守信用呢？若果从形式上说，他绝对是守信用的，因为他已经做到如约到达。可是，若从他与该位女子所约定的意义上说，他却是失信的，何也？因为尾生与该女子的约定之目的，是要让大家能见面，然后进一步交流；至于地点方面，则只是成就他们得以见面交流的条件或手段罢了。尾生当时坚持“一定要于桥的范围内等候对方”，却忘记了“在相约地点等候对方”是为了成就“大家能见面、进一步交流”之目的。因为尾生只是把思想聚焦于他“个人一定要完成自己的承诺之念头”上，导致忽略了原来对方也希望能做到守约——希望“共同完成能与对方见面、交流之目的”——相应于此目的，其他地点、时间等种种条件或手段之表面形式，其实是可以修改调整的。因此“相守以信”并非“个人完成自己的承诺”、“只把焦点停留在要死守约定之表面形式”这么简单，当中是牵涉到大家都能同时完成守约，从而达到原初之意义之问题。在过

程中，大家会心意互动、心意相通，而这种互动与相通，是可以不断深入的。下文分“相守以信”之中大家心意互动、心意相通，以及此互动与相通的深入过程。

我们看看司马迁写《史记》的故事。司马迁代代相传为史官，家学优良，加上天资聪颖以及力学的关系，少时已经精通天下学问，尤尊儒学，有志于继承孔子写《春秋》之精神，撰写史册。其父司马谈，因上奏意见不被汉武帝接纳而未获恩准前往泰山参加封禅仪式，深感遗憾，郁郁不欢，并因此而得重病。临终手执司马迁手，嘱咐完成史册之使命。司马迁含泪应允。经过十年，成《史记》初稿，惜遇李陵将军投降匈奴而牵连李家上下被诛，司马迁仗义求情，触怒武帝，要受刑处斩。后武帝乃念司马家世代均为史官，而司马迁又才华甚佳，故恩准按当时律例处理，即司马迁可以缴交五十万两银或接受腐刑代替死罪。司马迁一生为官清廉，何来如此巨富？接受腐刑，苟且偷生，实在奇耻大辱，而且往后如何能抬起头做人？司马迁几经挣扎，甚至曾经有“不如痛快一死”之念头。然而，每当念及当日“执父之手，含泪应允完成史册之承诺”，自己如何能如此轻生如何能轻言放弃？人能真诚地对别人有所承诺之际，其内心即生起“信”之心。如何是“信”？即“相信他日之我必能实现我今日之言”，哲学一点来说，就是“相信将来之我与今天之我的生命必能统一”、“必能实现别人与我所共同定下之价值追求”。是故人对别人之承诺，乃有内在于自身生命之“信”之心所支持。而由此“相信他日之我必能实现我今日之言”之一念，推己及人，我们即会真诚地相信别人也会守承诺，故会相信别人之言。“人在此”自信“、”互信“之过程之中，心灵即会对此”相信他日之我必能实现我今日之言“之一念深入，加深体会，生起更大之力量，从而为实现承诺而奋斗付出。此即有如人之立志，固然立志是对自己的生命状态为主，当人内心定立志向，其内心便定下一坚定之方向，整个生命的奋斗历程，就是往这个方向走，把此志呈现，所以一切行动上或具体上的成就，只不过是此志之呈现罢了。虽然承诺牵涉到与别人共同定下要实现的价值方向，但是其在个人的内心，却有着如“立志之心”的对己生命之要求。故实现诺言，就是一种自我要求之道德情操。你看司马迁于大难当前，即从对父亲的承诺一念深入，内心生起强大力量，使其能忍辱负重，放下个人荣辱，接受腐刑，从而得以完成《史记》，当中可看到司马迁的内心与其父亲之精神互动相通，使其信念益发深入。

（下期待续）

## 霍学《论语》十一：仁是性情，仁是动力（七）

陈健恩

### 文章标题四之：“性情由亲亲开始”

「人在孩提时，就要教之以孝弟，其性情就可以得到长养」（页 124）

「如果亲亲之情受到破坏，那么，人与人之间很难再讲性情的感通了」（页 125）

孝亲敬长，顺从或听从，对错非必然，孔子曾说：「好仁不好学，其蔽也愚」。可见，孝弟于现实，非必然对。然非必然对，其学说又极易受到攻击。但中国文化，历至少二千五百多年，对孝弟的守护，从古代神话、诗词歌赋、忠臣烈将、平民百姓、乃至小孩故事，如此多方面，如此忠贞与坚持，除了宗教之外，在人类历史中，实难以看到。究竟孝弟含藏着甚么价值？或者，换一个问法：孝弟主要与实践层次，然在道德的理论层次上，有什么要进一步补上呢？

直接解答，是需要大的篇幅，这件工作要留待日后。但现在尝试先从侧面看看这个问题。从侧面看的原因有两个：第一，一些在正面会被隐藏的东西，从侧面看，会较容易呈现出来。第二，从侧面看，一些确认为正确的现象，一般大家判定为确信无疑的事物，其背后的支撑状况是如何，是否只是大白象式的支撑？

如何从侧面去看当今文化？首先，问问现代社会大众：人信什么？

一个时代信什么，这数百年的人类，就会跟着这个信念走。走多久则不知道，可能大约五百年，所谓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」，或许暗示着一个时代信念，行五百年会走到尽头，到时便需有新信念。信念，就代表真实。现代人信什么，即现代人认为什么才是真实。其他的价值便会相对较轻视。这算是时代的局限。

第一，信法律。大家都认为它是最可靠，最公平，可应用于国家、机构、家庭及个人。第二，信科学。大家都认为它是最真实，最无私，可解释世界、生命、心理及甚至未来。或许还有其他，但相信一般都包括此两项。

从侧面看人类的历史，在大部份时间之中，法律与科学，其实都处于不发达及不成熟的阶段。假设人类只有五千年文明，用一分钟走完，那么法律与科学比较发达及成熟时间，在这一分钟之内，占有不超过三秒钟。

当然，在漫长的历史河流中，不合理的事情会有许多，但中西历史中所出现过最可靠、最真实、最无私、最可信的人格，实在相继不绝，且感动千载，为后人所纪念。孝弟，究竟同形成这些人格价值，是否有理论关联？孝弟在中国文化被肯定了多个五百年，它会否属另一层次，一种「超越时代」的价值？若是，在历史的长流中，在一小段时间中，隐蔽了它的价值，那么这段短时期的人类，是否在人类的正面历史当中，发生了真正的“脱节”？于此，才更依赖法律及《学言》

## 黎老师说中国人的中国史—甚么是历史？

许志毅

“人生路上，生命并不孤单，当生命之赤心与古人相契起来的时候，此诚、此血、此志、此愿，莫不相连相系，自形成超越于生命形躯、客观局限之精神韧带，朝着同一理想方向更行更远，奋发不止，乃至一代接一代，绵绵不绝。

有这样的文化，才有这样的人格;中国人的中国史，理想在此。”

（摘自黎老师<散说岳飞>一文）

要明白上述一番说话，便要明白黎老师的历史观。当然，她的历史观是传承自孔子、唐君毅先生、钱穆先生与霍师等。本文把当中要义阐述。

黎老师常常批评：现代人不重视历史，原因是大家都认为历史只是一些“过去事件的记录”，已经过时，与现代无关。

此种想法是如何产生的呢？近代重视科学，以科学方法研究自然现象，得出令人赞叹的知识世界，“知识就是力量”。基于这种成就，现代人几乎以为科学是万能，把科学方法应用至自然现象以外的其他领域之研究（如历史、心理、精神现象，甚至宗教、信仰等）。殊不知，其实“把科学方法应用至自然现象以外的其他领域之研究”是不合法度的。因为科学方法所处理的，是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，透过归纳法发现当中的共同原理，如生理、化学或物理的律则，这些是在“物质层面的恒常定律”。历史则是处理人与事的关系，此便不单只是“在物质层面的恒常定律”之问题这么简单，背后更牵涉到人的思维世界，包括文化思想、精神内涵、价值观、生命方向抉择、主体创造等的问题，这些都并非由“物质层面的恒常定律”所规范。例如文天祥当年被蒙古人俘虏，蒙古人十分欣赏文天祥，希望对其劝降而得以重用。面对生死关头、荣华富贵当前，如何抉择？如果从“物质层面的恒常定律”来看，人一定是贪生怕死的。文天祥以诗明志，写下千古名句：

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

他面对生死荣辱，面对历史使命、文化传承，情愿放下自我，牺牲小我，抉择更高的人生价值，成就历史文化的传承。面对人生价值的抉择，人人不同，要看你的思想深度、胸襟眼界而定，那就涉及个体生命的内涵问题，也就是有其主观性与特殊性。

我们说，科学所能处理的，只是局限于生理、物理等层面，这些层面包含客观的、普遍的定律，有迹可循，有轨可依。可是，历史涉及人，涉及生命主体的精神理想、价值判断、创造性，这是主观的、特殊的，故不可能以科学方法去进行客观的、抽象的归纳出“物质层面的恒常定律”。

如果我们只是用科学的眼光去看待历史，那便只能看到客观的事件记录，而把历史看成为“过去事件的记录”。然而，这只是现代人受到西方思想影响之下而产生的历史观。从上所论，我们看到历史并非单单“过去事件的记录”，在这些事件记录的背后，是蕴含着历史人物有血有肉的人生价值抉择与创造。霍师言“历史是人为理想奋斗的历程之记录”，人在历程之中，当然会犯错，但是也会改正。因此，历史也是一种教育，她把人的价值追求、理想追求呈现，这就成为一种价值观；而犯错、改正的过程，则可成为后世的借鉴。中华文化中的历史就是如此。因此，中国历史的记录，是要由专门的史官负责，史官都是有学问、人品好的读书人。因为只有有学问、人品好的读书人，才会懂得在众多事件中，经过批判、判断、抉择之后才记录，并把正确的价值观显示，以警后世。如此，则历史更能为一个民族、一个文化指示出共同向往的理想方向、价值观，如中华文化中，就特别强调勤劳、节俭、讲信用、守承诺、重情义、刻苦耐劳、自食其力、知足常乐、识大体、懂分寸，乃至追求修养、对生命有深度体会、以良心做人、创造力等。此等理想或价值观，并非空言，而是在一代一代的华人的具体行为中活生生地展现出来，数千年来为华人社会营造美好、和谐、融洽之风气。如此，则历史更有凝聚民族之功。如果大家对上述所言有所领会，便会明白为何历代圣贤、豪杰；世世代代的有识之士，乃至普通老百姓，都十分重视历史；为何孔子要删述《春秋》？为何司马迁要忍辱负重完成《史记》？为何会有林则徐、孙中山、谭嗣同、林觉民等的壮举？相信大家都会有所明白。中华文化中的历史精神，当不止在华人世界承传，因其对西方历史观，亦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，有识之士，宜多参详。因为进至深处，我们透过历史，看到历史人物对于理想价值的追寻与坚守，我们会体会到历史的常道（超越于物质、生理、心理层面的常道）——人都有其原始的性情，对价值的追寻，无怨无悔、永不放弃——历史人物透过具体的事件呈现此常道，你看到以后，内心一定会十分感动、得到鼓舞，生起无穷的力量。这一刻，你的心超越时空，与古人相通，你当会发现，原来历史并非仅仅是“过去事件的记录”，而是与我的精神相通的。借用李白的诗句：

“古人今人若流水，共看明月皆如此。”

黎老师的历史观，就是历代圣贤、英雄豪杰所传承的历史之心之呈现。

